

井的记忆

□柴全经

老家值得怀念的东西太多了，其中，我们村西头的那口水井，对我印象极为深刻。

我家住在漯河东边的一个农村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全村100多户人家，分三个生产队，村子的东头、西头和南街各有一口水井。村西头儿这口井紧靠一条南北大路，路西边是一个大水坑。水井附近、道路两边，槐树、柳树、榆树等错落有致，枝条相牵。尤其到了炎夏，这里树荫如盖，微风习习，空气湿润，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小气候。南来北往的过路人，渴了、累了，都喜欢在这里歇歇脚。见有来挑水的，说声：“老乡，借口水喝！”便扶住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桶或水罐，咕嘟咕嘟地喝上一饮子，用手一抹湿漉漉的嘴巴，连说：“真凉！真甜！真解渴！”的确，这口井里的水甜，村里许多人家宁可多走些路，也要取这口井里的水吃。

这口井给我带来许多甜美记忆的同时，也有一些苦涩的记忆。那时候，家家都有一个盛水的大缸。吃水用水全靠用钩担和水桶往家里挑。家里有青壮年者，挑一缸水够用两三天，而孤寡老人或家里缺劳力者，挑不动水桶，就用水罐一点点往家里提水。正常年景，井里的水离井沿儿三米来深，一条钩担搭上水桶能够到水，遇上天旱，水位下沉，钩担上搭一截绳套才能够到水。身强力壮者从

井里打一桶水，三几下就上来了；挑起两大桶水，钩担随着矫健的步伐有节奏地“吱吱呀呀”上下颤动，很有几分潇洒豪迈。家里缺少人手者，就不那么浪漫了。用瓦罐提水者非老即小，一罐子水虽然只有十几斤，但对他们来说，瓦罐系根麻绳在丈把深的井里摆满水就不容易。水满后，一点点地往上拉，绳子颤颤悠悠，罐子在空中打转，井壁都是砖石，稍不留意，就会罐碎水洒。

我家离西头这口井七八十米远，肯定不是村里用水最困难的，但家里打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哥哥刚念初中就参军走了，我们弟兄几个都还小，家里的一切活儿都是父母操持。父亲一旦不在家，母亲就会拖着一双尖尖的小脚去提水。后来我渐渐大了，只要放学回家，就抢着打水。小的时候提水罐，长大点儿担水桶。十几岁的孩子，用钩担从井里往上打几十斤重的一桶水，既没经验，又少力气，桶与井壁磕磕碰碰，好像每次碰碰都可能把我拉入井里。挑起水桶，一摇三摆，晴天还好点，到了下雨天，满街泥泞，挑水就更难了。

后来我参军走了，但家里吃水的事一直是我的牵挂。1985年，我休假回家，看到院子里有碗口粗的一根钢管插入地下，管子里有根铁索，

上接一个压井杆，上下一按压井杆，清澈的水就哗哗地流淌出来。啊，压水井！我压出一盆水洗了把脸，好清爽呀！又舀一勺喝上两口，又凉又甜！这不是把西头的水井搬到家里来了吗？我一下子想起了传统相声里的一个段子：有位说话满口跑火车的人讲，他家院外有一口井，有天夜里一阵大风，把这口井刮到了他家里。这个历来被人嘲笑，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如今竟成了现实！老母亲在家操持家务，用水的难处她体会最深。看着压水井里淌出的清水，她老人家笑得最灿烂。

几年前我再次回家，院子里的压水井不见了，厨房、厕所及淋浴的地方都安上了水龙头。原来，家里用上了自来水。现在用水，连从院里提到厨房那点气力也不用了，只要轻轻一拧，水“哗哗”地流出来了。

我家用水实现的三级跳，是中原农村变化的一个缩影。什么叫芝麻开花节节高？庄稼人懂得，我们这些在外的人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。可惜父母没能用上自来水，但他们会在天堂为儿孙们今天的好日子祝福！

欢迎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370707276@qq.com



◎往日情怀

难忘家乡味

□贾 鹤

我的家乡在许昌市襄城县，是一座颇具悠远历史的小城，据说名字来源于公元前636年，周襄王避叔带之难，把曾居住的汜邑取名“襄城”。尤其2019年2月，经过中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认证，确认襄城县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“千年古县”。

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，说到底对它并不熟悉。小时候没有感知文化底蕴的领悟力，少年时期又四处求学，哪里顾得上感受它传承千年的古城风韵。大学毕业后把家安在相邻的漯河，回去的次数愈发有限，襄城县渐渐成了回忆中的白月光。在乡音渐改，自己也模糊异乡人身份的现在，凭借食物的密码还是能找到故乡和自己之间那条隐秘的关联。

一

烙馍卷豆腐片是襄城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吃，大点的小吃摊四尺



见方，橱窗里排放着烧鸡，一边炉子上放着大锅，各种汤料在小火慢炖下弥散着诱人的香味。卤好的豆腐片、煮鸡蛋在汤料里翻滚入味，食摊上的豆腐片都是提前炸好的，锅里的豆腐片一边卖，炸好的再源源不断地补充进去。生意好的摊位前经常挤满了人，用筷子从锅里现捞现吃。几张烙馍卷两三片豆腐片，撒上几粒葱花，站在路边吃得不亦乐乎。这是我记忆里关于家乡味必不可少的画面。

上高中时，离学校不远的十字路口有一家卖烙馍卷豆腐片的小摊，两张烙馍卷豆腐片就能当一顿饭，物美价廉还节省时间，摊主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，个子不高，胖胖的，面容和蔼。一晃毕业多少年了，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，对烙馍卷豆腐片的想念与日俱增。前年“十一”假期，带孩子回去小住，闲暇时领着孩子逛到高中护城河那边，看到巷口有卖豆腐片的小摊，走近一看，摊主还是当年那个胖胖的男人，从外表几乎看不出变化，熟悉的小摊上摆着豆腐片、卤鸡蛋、烙馍和配菜，不同的是卤锅里加了火锅肠，边上还放着几包辣条，可能更适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。买了一个烙馍卷豆腐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要不是手中牵着孩子，竟有时间倒流的错觉。这小小的豆腐片成了我对家乡味儿最深的眷恋。

二

和豆腐相关的小吃还有“豆腐泡”，襄县人称为“豆腐疙瘩儿”，把豆腐炸成指头肚大小的四方块儿，味

道好的“豆腐疙瘩儿”外表焦黄，里面蓬松，吃起来松软筋道，把炸好的“豆腐泡”撒在熬好的淀粉汤里，耐嚼的“豆腐泡”配上咸香可口的热汤，一碗美味可口的咸豆腐脑就好了，这是襄城县人最常见的早餐。如果对老板说来一碗咸豆腐脑，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是要一碗“豆腐泡”。

没去郑州上学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咸豆腐脑就是我家乡的“豆腐泡”。到了郑州，点一碗咸豆腐脑，看到端上来一碗酱油色的稀汤，只见豆腐不见泡，才恍然此豆腐脑非彼豆腐脑。

回襄城县小住的时候，母亲一般问我第二天的早餐，通常提议“咱去吃‘豆腐疙瘩儿’”，都会得到我的热烈响应。第二天跟着母亲，带着孩子，穿过两条小巷，转过一条东西大街，就到了张记豆腐脑店前，店里顾客盈门，老板手脚麻利地盛汤，还不忘热情待客，听着熟悉的乡音，喝着解馋的鲜汤，心里是妥妥的踏实。这家老店也经营了很多年，上次在那喝汤时听一个人说，他刚从外地回来，惦记着这一口儿，大老远赶过来喝汤，总觉得喝过汤才算踏踏实实回到了家。闻言心生同感，食物大概是异乡人最能找到认同的密码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食物和个人的味蕾之间，一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，它是异乡人和故乡之间特有的情感纽带，一头连着命定的出生，一头连着羁旅的现实，不管走得多远，不管经历多少沧桑，打开心锁的那一方密码，始终就藏在那缭绕的食物香里。

◎亲情无限

母亲的芳华



□云飞扬

我家的相册里，收藏着母亲的三张老照片。

第一张照片，是母亲与父亲当年的结婚照。这张照片最初在老家堂屋挂着，后来翻新老屋，才收藏到了相册里。这是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母亲，明净的大眼睛，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垂在胸前，一脸柔情地站在朴实憨厚的父亲身边。那时候的母亲，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。我敢说，母亲绝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。

母亲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优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一直都是典型的吃苦耐劳农村妇女形象，记得她整天早起晚睡，洗衣做饭，锄地拔草，割麦收秋，卖桃卖瓜……却从没听见母亲同家人吵过架，也不记得母亲喜欢穿什么颜色、样式的衣服，仿佛母亲从不在意穿戴打扮，她的生活全部内容就是操持这个家。

第二张照片，是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合影。母亲和父亲并肩站在后面，我和弟弟站在他俩前面。那时候弟弟也就三四岁的样子，我刚上小学，系着一条借来的红领巾。母亲那两条麻花辫已经不见了，变成了齐耳的短发。大概是因为既要操持家务又要照料孩子，还要下地干活，没时间打理的缘故，母亲才忍痛剪了她那漂亮的麻花辫。照片上的母亲一只手扶着我的肩，另一只手摸着弟弟的头，一脸慈爱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母亲平时自己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，对我和弟弟却什么都挂念着，抽空就给我俩纳鞋底，做鞋子，做衣服。母亲做一手好针线活儿，我们弟兄俩小时候的鞋子、衣服，都是母亲做的。我上小学背的那个花书包，是母亲用碎花布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拼接做成的，那个书包是全班最漂亮的书包，现在还记得当时小伙伴们盯着我的花书包羡慕嫉妒的眼神。

母亲还很会做饭，我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面条。她总是想方设法把简单的饭菜做得有滋有味，让那时本来穷困的家庭充满幸福的味道。现在经常下馆子吃饭的我回味起来，还是母亲做的饭最有味。

第三张照片，是母亲抱着小博（我的儿子）照的。岁月在母亲脸上已经刻下了沧桑的印记，曾经的满头青丝已经变成了白发，但不变的是母亲眼神里那浓浓的柔情与慈爱。这样的眼神，从小到大，我读到的太多，如今又转移在她的孙子身上。

清楚地记得，儿子出生后，母亲一直照料我的妻儿，一直到儿子将近一岁断奶，才带儿子回老家，儿子就这样一直在老家长大，直到小学毕业。母亲疼爱她的孙子，心里总是挂念着他，有时候喊我甚至都喊成“小博”。小博考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又去了北京独自打拼，母亲更加牵挂他，每次回家都要让我给小博打电话，为的是能听一听她宝贝孙子的声音。小博放假回来，母亲总要拉住他问这问那，反复叮嘱要多吃好饭，照顾好自己。

母亲，您的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家和您的儿孙，却从没有自己。现在您老了，可是在您的儿子心目中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人！